

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七

震澤沈 鎬

小雅

六月篇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正義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  
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  
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  
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遣吉甫采芑命  
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  
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鎬案詳紬經文及傳文竝無宣

王自征意二章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若宣王自征何云佐天子乎傳云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明明以出征屬吉甫說猶得謂毛以爲王自親行乎首章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大常之建唯王有之遂疑傳以爲宣王自征不知六月棲棲傳云棲棲簡閱貌是言出師之前王親自簡閱然後命吉甫出征耳經文再言王于出征序云宣王北伐蓋征伐自天子出吉甫出征先奉王命箋云子曰也王曰今女出征獫狁是也王肅云宣王親伐獫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大原是囚五章有文武吉甫之語於自征意窒礙遂爲此支離

之說實於毛義無當孫毓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正義於二章至卒章俱標明鄭唯以吉甫獨行爲異等語均已誤會毛義李氏樗曰六月之詩毛氏則以爲宣王自征鄭氏則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此說當從毛氏又曰常服不必作王之大常夫以毛氏爲宣王自征一誤也此詩從宣王自征意誤會經文二誤也常服不作王之大常則以爲宣王自征者更無把握三誤也立說何其謬也范氏處義解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師行之始將帥皆能明上之意謂我以王命出征非有他也蓋欲我佐天子攘夷狄以安中國耳許氏謙曰六月宣

王時詩人敘尹吉甫伐玁狁有功嚴氏粲曰吉甫受命北征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鄒氏泉曰此詩之詞雖是稱美吉甫之功要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首二章原王命北伐之由也中三章敘將帥所以成功也末章言旋師之樂也諸說均得之

旣佖且閑

傳佖正也箋佖壯健之貌鎬案說文佖正也从人吉聲下卽引詩旣佖且閑與傳意同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孔傳云御以正馬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蓋戎馬貴在整齊旣

佶且閑者言既整齊而且習熟也謝氏枋得曰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輔氏廣曰此言其馬之壯健而閑習均用箋義尙疏

### 飲御諸友

傳御進也箋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思舊者侍之正義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鎬紫廣雅釋言小爾雅釋言禮記月令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注國語鄭語實御在側注國策齊策令長子御注皆云御侍也賈氏公彥曰燕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

事之勞二也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此詩吉甫征伐有功王與之燕上文云吉甫燕喜禮也惟燕禮無鼈鯉之羞疑燕乃王燕吉甫上文云既多受祉蓋言燕禮已畢矣此飲是吉甫飲諸友吉甫爲主人故侍諸友

正義以御爲諸友侍吉甫蓋箋以飲爲王燕吉甫

輔氏

廣曰此吉甫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并燕亦爲吉甫自燕豈吉甫有功宣王中興之主而燕禮闕如乎范氏處義曰此言吉甫來歸天子燕樂而喜既多受福矣吉甫於是述上意之厚謂自鎬而歸其行已久所可樂者燕飲之禮得進諸友而共之舉其殺之美

者如魚鼈膾鯉以見他物皆稱又於諸友之中得張仲之賢李氏樗曰此言吉甫之歸宣王與之燕而喜其燕也非特吉甫與焉又有及於諸友也魚鼈膾鯉言其珍饌之多也此均沿箋義以燕與飲皆爲宣王禮吉甫與禮文未合也

于此中鄉

傳鄉所也箋中鄉美地名鎬案正義此句無文殷武居國南鄉傳云鄉所也箋云居中國之南方文選東京賦授時順鄉辟注淮南原道以知禍福之鄉注荀子賦四時易鄉注俱云鄉方也方字與所字意近毛以中鄉爲



中所者蓋謂在此地之適中耳康成以爲美地名未識何據

克壯其猶

傳猶道也箋猶謀也謀兵謀也鎬案爾雅釋詁猶謀也書君奭告君乃猶裕疏云猶訓爲謀論語好謀而成者也箋以爲兵謀意極諦當

東有甫草

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櫛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

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  
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  
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甫毛如字大也鄭  
音補謂圃田鄭藪也聲音計劃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  
作顰音同或古慙反正義申毛云以田法芟草爲防是  
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  
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申鄭云以  
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  
易之爲圃田之草鎬案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  
內修政事外擾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

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毛傳備言田獵之事正與序義合許氏謙曰左氏曰鄭有原圃則圃者鄭圃之名今鄭氏以圃爲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爲迂李氏樛曰爾雅曰鄭有圃田今鄭氏以圃爲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尤迂當從毛氏穀梁亦曰因田獵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纒旃以爲門裴纒質以爲櫨此皆言田之制如此故此言東都之地有廣大之草就而田獵於是駕而往狩也二說均從毛義是也文選東都賦注引韓詩東有圃草漢書班固傳注圃博大之茂

草也此改甫爲圃以圃字作甫字解誤也後漢書馬融傳詩詠囿草注引韓詩東有囿草豈韓詩既作圃又作囿耶此蓋因圃而又誤爲囿耳

### 麀鹿麀麀

傳鹿牝曰麀麀麀衆多也箋麀牡曰麀麀復麀言多也釋文麀愚甫反說文作𪔐云麀鹿羣口相聚也鎬案說文麀牝鹿也𪔐麀鹿羣口相聚貌从口麀聲詩曰麀鹿𪔐𪔐此與傳義合爾雅釋獸麀牡麀此與箋義合李氏樛曰獸之所同同聚也言獸之所聚則有麀鹿之麀麀衆多也說文爾雅以爲鹿之牝也麀麀毛氏曰衆多也

鄭氏曰麋牡曰麋麋復麋言多也鄭氏所謂麋牡曰麋亦本於爾雅蘇氏則從毛氏之說王氏則從鄭氏之言然按其文勢當從毛氏之說說文於此作從口從麋言相聚也其字雖不同其意與毛同范氏處義曰虞人驅獸而固之舉鹿之牝者而言之尙麋麋而眾多他禽當稱是也故自漆沮驅獸至天子田所二說均極允當自以從毛義爲是

其祁孔有

傳祁大也箋祁當作麋麋麋牝也正義曰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傳訓

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  
獸有麋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鎬案下文云或羣或  
友明是言獸毛以祁爲大蓋謂祁有之獸儻儻俟俟或  
羣或友耳不得疑其言大者何物也下文悉率左右卽  
率此祁有之獸下章發貆殪兕貆兕卽在此祁有之中  
康成謂祁當作麋不特妄改經文且合下文及下章參  
之文氣反覺支離嚴氏粲曰其禽獸形體甚大又甚多  
有矣說從毛義是也某氏爾雅注其麋孔有臧氏琳曰  
某氏當本之三家故鄭與之合理或然也

百堵皆作

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爲堵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傳以一丈爲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之長三丈則板六尺也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

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曰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長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許雉所據之文也王愬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鎬案板堵雉有橫數直數之別毛傳一丈爲板者橫數也五板爲堵者直數也以直數計之



則板二尺國策秦策不沈者三板注廣二尺曰板是也  
五板爲堵堵牆高一丈左氏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注  
家語儒行環堵之室注後漢書班彪傳皆云方丈爲堵  
正義引周禮說一堵之牆高一丈是也三堵爲雉一雉  
之牆長三丈左氏傳正義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  
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家語相魯邑無百雉之城注  
後漢書班彪傳注均云三堵曰雉是也以橫數計之則  
板長一丈與五板之直數同故五板爲堵堵牆高一丈  
長亦一丈淮南原道環堵之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面  
環一丈爲方一丈故曰環堵是也堵一丈雉亦一丈周

禮攷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雉長三丈高一丈禮坊記都城不過百雉注高一丈長三丈爲雉是也

長指直數高指橫數

蓋直數則逐次增高橫數則以板爲度故堵

與雉之廣狹猶是板之廣狹也知板廣二尺長一丈則鄭板六尺何休公羊注韓詩說板長八尺之說均非矣知五板曰堵之爲一丈則何休以堵爲四十尺非矣知三堵爲雉則箋五堵爲雉何休雉二百尺之說均非矣康成箋詩與攷工記注不合者牽公羊傳文而誤耳李氏黼平曰鄭以五板爲堵繫之而五板廣二尺堵高一丈其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牆長六尺接五板而爲

雉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杜預左氏傳註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言足通毛鄭兩家筭板六尺不必泥也此說含混蓋就直數計之則堵一丈以橫數計之則堵亦一丈無所謂一堵之牆長六尺者毛以一丈爲板是計橫數鄭以六尺爲板是但知直數而未知毛之以橫數計者李氏此說亦未解直數橫數之別其謂鄭板六尺不必泥含餽過去說經太不求甚解

夜未艾

傳艾久也筭艾末日艾以言夜先雞鳴時釋文艾毛五

蓋反鄭音刈正義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  
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言夜未於久亦  
是未至於旦箋以艾爲喻以刀初艾猶初昏也艾竟  
猶旦也鎬案廣雅釋詁艾老也小爾雅禮記曲禮五十  
曰艾注亦俱云老也首章夜未央王肅云央旦未旦夜  
半是也卒章夜鄉晨箋晨明也此章未艾自是夜半後  
鄉明前將旦未旦之候譬之於人將老未老之時毛傳  
久字卽老字意疏云從幼至艾爲年久是也箋云言夜  
先雞鳴時意亦與傳義同惟以艾爲喻則意太迂曲  
耳

三言何公重言解 卷之二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正義毛以爲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遁逃而隱居逃避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八故易傳也鎬案傳意以良魚喻大賢小魚喻小賢大賢

求之難如魚之潛在淵而難得小賢求之易如魚之在于渚而易見大賢小賢均可致用故誨王卽所在而求之孔疏以傳小魚喻小人謂其不當橫陳小人不知毛義本無小人之意也

所謂伊人

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解見卽雄雉篇

不可與明

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明當爲盟盟信也正義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

與否夫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鎬案  
序云黃鳥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  
兄弟之不固正義云箋解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刺王  
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  
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  
以刺之此鄭孔申明序意正與此句毛義同蓋惟夫婦  
之道不堅固故至相棄婦爲夫所棄其夫不知禮義不  
可與講明夫婦之道何疏云明與否夫獨爲之非婦所  
當其乎正義申鄭謂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  
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鄭既改字疏語亦迂

不如毛義之正當嚴氏粲曰言以橫逆加己不可與之  
求明白也此說許氏謙宗之范氏處義曰不能與之相  
知故曰不可與明二說大指與毛義同李氏樛曰黃鳥  
之詩無序故說者不同毛氏則以爲室家相棄之詩王  
氏蘇氏則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之詩今考其文王蘇  
之說爲優當從其說不我肯穀言不肯待我以爵祿也  
不可與明言其不可與之明言也因無序而生異說舍  
毛義而取王蘇誤矣

無相猶矣

傳猶道也箋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



好無相詬病也正義申毛謂其兄與弟矣用是相好樂  
矣無相責以道矣申鄭云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  
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  
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兄  
弟交相爲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瘡聲相近故知  
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鎬案爾雅釋宮猶道也釋詁  
猶言也注猶者道道亦言也是毛傳道字係去聲毛以  
猶爲道蓋謂無相責以言至於詬病康成意亦同毛而  
必易猶爲瘡實屬多事正義謂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  
恩以道字作道理解已誤會毛義或曰猶當作尤朱氏

公遷曰尤怨也咎也李氏樗曰毛氏云猶道此非也鄭氏作廟亦非也惟王蘇歐陽皆曰訓圖其說爲長蓋言宣王之時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以見其居此室而安也范氏處義曰兄弟則和好輯睦無相圖之事也朱說近理然已改猶爲尤矣迂仲逸齋以猶爲圖是說到圖害意不亦太甚耶

###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正義申毛謂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申鄭謂言王

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己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己地也鎬案說文己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也史記律書已取其巳盛太元元數辰巳午注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廣雅釋言巳似也巳午之巳與巳然之巳似續之似音義俱同玩鄭箋語意一氣貫下本以巳午之巳作巳然意解正義謂爲南方之位誤會箋義矣裳裳者華是以似之卷阿似先公會矣江漢召公是似傳均云似嗣也周頌良耜以似以續傳云嗣前歲續往事箋依傳義申之此亦宜從傳義不必以似續連文

改讀如巳午之巳李氏樗曰鄭氏云似續妣祖者已成其宗廟其說非詩人之本意范氏處義曰似嗣也續繼也妣祖周之先世姜嫄后稷而下皆是也宣王作室蓋所以繼嗣其先之基業嚴氏粲曰美宣王中興王業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妣祖李氏補平日易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易皆作似之註云以巳字此詩之似原作巳毛知巳與似同故訓爲嗣鄭正恐人誤作巳午之巳故但讀如巳午而云已成其宮廟也數說大指相同足正正義之誤李以箋云讀如巳午之巳謂經文之似原作巳案魏伐檀不素飧兮箋飧如魚飧之飧

手書集卷之十一  
文例却與此合惟無確據未便輕議經文

### 君子攸芋

傳芋大也箋芋當作幬幬覆也其堂室則君子之所覆蓋正義芋當作幬讀如亂如此幬聲相近故誤耳鎬案廣雅釋詁一方言十三均云芋大也與傳義合曹氏粹中曰君子雍容於其閒心廣體胖是以大也黃氏佐曰尊大不可謂居室尊大蓋天子本自尊大在於此室之中爲尊所以統眾卑爲大所以統羣小邈乎廉地之相遠懔然堂陛之森嚴蘇氏轍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數說均合毛義是也歐陽氏修曰君子增大

而新之此亦以大字解芋字而意主作室與下攸躋攸甯意不類范氏處義曰君子居之所以蕃盛也芋當讀去聲與除去協韻字書謂草盛貌不知古音不分四聲芋作平聲有何不協耶康成說經破字本不可從周禮大司徒媾宮室鄭注云謂約榘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此注約舉詩辭攸宇卽攸芋也芋作宇蓋韓詩也夫康成注禮引詩則從韓字箋詩又改芋爲幬何意見之紛歧也

### 如矢斯棘

傳棘棧廉也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釋文棘居

力反韓詩作枋隅也正義申毛謂言宮室之制如矢之  
鏃有此稜廉然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  
此名鎬案說文枋木之理也段注云毛作棘韓作枋抑  
篇維德之隅傳隅廉也箋申之曰如宮室之制內有繩  
直則外有廉隅也彼箋廉隅卽此傳稜廉如矢斯棘者  
蓋謂宮室之制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耳棘枋字之  
假借韓與毛可通也箋義太覺迂曲鄒氏泉曰廉隅整  
飭自堂之四角言此說合毛義范氏處義曰棘急也廉  
隅之繩直如矢之行急而無枉李氏樗曰如矢斯棘言  
其四隅如矢之急直也此亦說室有廉隅而以棘爲急

已非毛旨

君子攸躋

傳躋升也箋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鎬案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無言及宗廟之事全篇傳意亦無一語涉宗廟事箋以二章似續妣祖爲已成宗廟遂以此攸躋爲升祭祀正義申鄭以升者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惟宗廟耳故知此升爲祭祀說太附會呂氏祖謙曰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甯言其既處也此說最爲確當孫氏毓曰君子之所升處李氏樗曰君子攸躋



言君子於是升處也范氏處義曰君子升而聽事焉均從毛義是也

有覺其楹

傳有覺言高大也箋覺直也正義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爲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爲善在於調直故異訓也鎬案孝經有覺德行注廣雅釋詁均云覺大也與傳義同家語正論有覺德行注左氏昭五年傳有覺德行注均云覺直也與箋義同說文覺寤也从見學省聲一曰發也是覺字取開朗之義傳云高大正是開朗意似以毛義爲優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傳正長也冥幼也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炯  
炯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炯炯然皆寬  
明之貌正義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  
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相與翔於  
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  
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  
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  
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  
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

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  
快惓惓爲宮室寬明之貌鐫案此二句文法與上二句  
一例不應上二句說室此二句說人上文攸芋攸躋都  
切室說不應此攸甯獨因少長皆有德之士而安王說  
非也箋以噲噲爲猶快快噉噉爲猶惓惓因音得義足  
補傳所未備惟不應上文說室此二句說時候箋正晝  
冥夜之說非也周禮天官序官宮正注儀禮鄉飲酒禮  
樂正先升注國語周語則皆官正蒞事注皆云正長也  
素問陰陽類論下合冥冥注冥冥謂至陰之內兩暗之  
所也文選魏都賦雷雨窈冥而未半注冥幽昧也易升

卦冥升釋文冥闇昧之義也訓冥爲幼者猶易以蒙爲物之穉耳正爲長是言其室之大者冥爲幼是言其室之小者孟子莊暴篇云爲巨室巨大也卽長也何休公羊注云小寢小卽幼也正義以宮室不得有長幼之義拘矣說文噲咽也从口會聲讀若快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噲亦快字也廣雅云焄焄光也釋文引字林焄火光貌其云噲噲其正者蓋謂快快然其室之大也噉噉其冥者蓋謂焄焄然其室之小也王氏安石曰噲噲其正則知噉噉其冥是偏也噉噉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此說與長幼意未合范氏處義曰噲氣咽貌猶言

下氣也噦聲徐貌猶言柔聲也正正寢也冥奧室也君子處正寢欲其靜而無暴氣故曰噦噦處奧室欲其和而無疾言故曰噦噦此以噦噦噦噦屬君子說以正冥屬室說於兩其字文義未洽李氏樛曰言其正晝之時則快然而明至於夜閒晦昧之時則噦噦焉蘇東坡詩曰晝窗明快夜堂深皆本於此此川箋義許氏謙曰五章奧室西南隅也寢音杏東南隅也奧窔之間在戶之西牖之下正幽暗處也故曰冥此以冥爲奧窔之間未言何據陳氏啓源曰毛傳字訓皆有師承不必一本爾雅爾雅正長自是長幼之長傳正長自爲長短之長然

以長言室於義未安竝與冥幼不類

載弄之璋

傳半珪曰璋璋臣之職也箋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正義申毛謂璋見效奉臣職申鄭謂女弄以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珪而以璋者謂成人之有漸璋是珪之半故言漸也鎬案下文云室家君王胡氏安國曰王者以京師爲室天下爲家眾子爲諸侯以君稱嫡子爲天子以王稱然則眾子固有臣之分卽嫡子初生位居青宮亦在臣

子之列弄之璋者欲其明君臣之道故曰臣之職也義自正大似不必易之

無非無儀

傳婦人質無威儀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鎬案爾雅釋詁儀善也左氏昭六年傳儀式刑文王之典服注周書太子晉是之謂儀注國語魯語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注俱云儀善也易家人無攸遂在中饋吉禮記郊特牲婦人者從人者也蓋女子禮在順從無干預外事之體故事有非有善均無關於婦人若以儀爲威儀則禮記昏義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四者竝重婦人亦何可概無儀容當以箋說爲長

眾維魚矣

傳陰陽和則魚眾多矣箋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正義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眾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魚者眾解人共捕之意鎬案正義引魚麗之義極允蓋二氣和則萬物盛於萬物之中而獨言魚者以魚之生子最多故夢眾魚則爲豐年之兆至孔謂以



魚多解人共捕之意意欲牽傳合箋恰說似傳以釋箋誤矣眾指魚言非指人言歐陽氏修曰據詩言眾維魚矣但言魚多何有捕魚之事此駁箋義是也許氏謙曰豐年則民閑樂故以田以魚斯豐年之祥也此沿箋誤非也朱氏公遷曰眾維魚旒維旗皆以少變多之象夢中變化之祥如此則天下富庶之兆可推是以眾指人以眾維魚爲人變爲魚無論維字無作變字意解并其說亦太不經盧文昭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解詩眾維魚矣謂眾乃蠓字之省說文作蠓與蚤同春秋桓五年蚤公羊作蠓蠓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鱖子皆近岸旁

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蠛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盧氏極稱其說不知說雖新而實非也旣云魚嘯子則當陰陽和時魚子皆化爲魚本無所謂蠛也何以云蠛不爲蝗而爲魚乎合以毛義爲宗本句維字與下句維字文同意異胡氏承珙曰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薛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眾維魚猶言眾有魚也旣維旣則謂旣與旣故箋云夢見旣與旣此明以與釋維字矣是也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八

震澤沈 鎬

小雅

有實其猗

傳實滿猗長也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狀谷使之齊均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鎬案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猗憇犬也从犬奇聲徐鍇曰憇形之也借爲美也富字與滿字意近美字與長字意近長字當讀丁丈反蓋謂有實於山谷之間而無不平均

者其如此之長茂也不言草木而草木可知蔣氏悌生  
曰南山之高大則有草木之實猗猗然而茂盛輔氏廣  
引蘇氏曰草木山之實也李氏樛曰實草木也此亦依  
傳義而以實爲草木之實與以草木爲山之實已非毛  
旨猗猗同聲字鄭訓猗爲倚蓋以音聲爲訓詁而義太  
迂曲

維周之氏

傳氏本箋氏當作桎鐻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  
之桎鐻正義毛讀從邸若四圭爲邸故爲本孝經鉤命  
決曰孝道者萬世之桎鐻說文云桎車鐻也則桎是鐻

之別名耳以鏐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易傳者以天子  
爲周之本謂臣爲本於義不允故易之鎬案爾雅釋天  
天根氏也廣雅釋言氏柢也根柢卽毛傳本字意荀子  
宥坐維周之氏注氏本也與毛傳同可見傳義之不易  
正義疑不宜謂臣爲本書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民可  
謂爲本臣不可謂爲本耶氏固有其本義正義謂毛讀從  
邱故爲本非也李氏光型曰爾雅氏爲天根謂角亢下  
繫於氏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  
本謂氏是氏本同義此說極允益見傳義之不易王氏  
安石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

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李氏樗曰氏本也言尹氏乃周之根本范氏處義曰氏本也又星名爾雅曰氏天根也說者謂角亢下繫於氏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也與本同均從毛義是也潛夫論引詩作維周之底底氏二字通皆爲根抵之義鄭改氏爲桎非也阮氏按勘記曰當是抵字誤桎別體字抵作拒與桎字形近然說文云桎足械也从木至聲正義引徐鍇曰桎之言躓也躓礙之也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與說文同阮說恐未必然

天子是毗

傳毗厚也箋毗輔也釋文毗婢比反王作埤埤厚也正  
義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  
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鎬案左氏哀五年傳城毗  
公羊作比毗由比得聲聲與義俱同易比卦彖辭比輔  
也家語始誅天子是毗注毗輔也荀子宥坐毗作庠注  
庠輔也廣雅釋詁埤助也埤毗通用字助卽輔字意箋  
義較直截傳以爲厚似不合臣於君之詞輔氏廣曰宜  
公平其心以維持四方而不傾毗輔天子而以正李氏  
樗曰外以維制四方內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至迷惑俱  
從箋義是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傳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正義申毛謂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申鄭謂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宜橫加不可故易之鎬案箋義爲長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諫引周詩弗躬弗親庶民弗信韋注云言爲政不躬親之則民眾不信也

說苑反賢篇齊桓公謂管仲曰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太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均與箋義同李氏集解曰言王不躬親其事使師尹得以專恣下文不自爲政是也惟其如此故庶民皆疑之而不信也范氏補傳曰刺王不親庶政而專任師尹下民所以不肯信服均從箋義是也

勿罔君子

傳勿罔上而行也箋勿當作末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

罔其上矣釋文勿毛如字鄭音末正義申毛謂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申鄭謂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鎬案細繹傳意竝非責民之辭乃是警戒師尹之辭言王雖弗問弗仕師尹勿得罔上行也上卽經之君子卽指幽王也詩稱王以君子者甚多或以下章箋云君子斥在位者遂疑此君子不指王言試思此詩是刺幽王任尹氏於民何尤不責尹氏反

責民之欺罔有是理乎正義申毛未得毛旨也易豐卦  
勿憂宜日中疏呂覽精諭勿言之而不成注俱云勿無  
也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爲無文選思元  
賦毋繇攀以倖已兮注毋勿也禮記檀弓下曰噫毋注  
毋禁止之辭蓋勿毋無三字音義俱同勿罔君子者禁  
師尹欺罔君上之辭耳箋改勿爲末意視傳義爲迂陳  
氏啓源曰小爾雅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  
相通然東山勿士行枚箋云勿無也賓之初筵式勿從  
謂箋云勿猶無也若此箋意亦作無字解何必改勿爲  
末哉范氏處義曰罔猶無也王旣不能詢問君子不能

任用君子勿謂國無君子也李氏樗曰君子之所爲王當問而察之則人之邪正可知今尹氏誣譖君子王不問察便以君子爲可罪則是罔君子故戒之以勿罔說各歧異與傳義均未合也朱氏公遷曰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此解罔字與毛義合而於上句義則非矣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釋文已毛音以鄭音紀正義申毛謂敎王息此民

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  
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  
申鄭謂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  
己不宜爲己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  
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  
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鎬案傳箋意均是望  
幽王任用君子勿用小人辭義則箋爲長廣雅釋言已  
紀也釋名釋天已紀也易繫辭下傳其殆庶幾乎侯注  
國語周語殆不可矣注周書命訓曠命以誠其上則殆  
於亂注均云殆近也俱與箋義同大戴禮子張問篇引

詩注殆近也亦依箋義是也箋蓋以己爲紀故曰紀理其事竝非謂己身之己紀理其事端賴正人故上云當用平正之人亦非謂王躬親爲政正義皆誤

覆怨其正

傳正長也箋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釋文覆芳服反長張丈反正義正長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肯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鄭唯下句爲異鎬案王說意未明順箋義爲長范氏處義曰師尹不自懲艾其心而反怨正人所謂惡直醜正也呂氏祖謙曰尹氏不懲創其

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俱從箋義是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

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瘡病也箋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正義申毛謂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申鄭謂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武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鎬案文武爲有周受命之王作民父母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實有



歷久不能忘者大夫處叔季之衰慨想開創之盛不禁呼籲父母爲天下生民浩然發長歎也正義以年世已久訴上世之哲王爲非人情斯言眞非人情矣箋義亦非謬然以傳較之則意之深淺義之廣狹殊矣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爲臣僕箋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旣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正義申毛謂古有肉刑而罪有輕重重者入于肉刑輕者入于園土謂畫則役之夜則入園土當役之時爲

臣僕之事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  
言并也申鄭謂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  
臣僕故云并也鎬案周禮大司寇職曰以圖土聚教罷  
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周禮所謂職事卽  
傳所謂以爲臣僕蓋使之當臣僕之職事也禮唯有罪  
者如此今民之無辜亦然刺幽王之暴虐耳范氏補傳  
曰念我固已不幸矣將與此無罪之民并淪胥爲臣僕  
也古者以罪人與亡國之虜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  
喪我罔爲臣僕是也朱氏集傳曰古者以罪人爲臣僕  
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

僕是也二說意宗毛傳而亡國之虜則傳本無此義也  
箋以僕臺詎臣僕疏謂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不知  
經明言民烏有所謂私家之臣耶李氏集解曰民之無  
辜并其臣僕言幽王之刑濫其民之無罪者既殺矣而  
又并其臣僕皆從而陷於刑網以見其虐之甚也依用  
箋義恐非

### 侯薪侯蒸

傳薪蒸言似而非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  
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鎬案傳箋義同也  
幽王時在位皆小人小人多以賢者自居似賢者而實

非賢者傳云言似而非蓋亦指小人而言耳李氏集解  
曰鄭氏王氏皆以薪蒸喻小人此說固無害然不如蘇  
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  
矣其說與下文相貫言民之危殆如中林之木非不美  
也而乃爲人所殘害天乃夢夢然而莫之覺察然以毛  
鄭之義申之言在朝者皆似賢非賢之小人故無善政  
及民民今方且危亡而王猶夢夢然昏而不知與下文  
何嘗不相貫耶劉氏瑾曰大者爲薪細者爲蒸甚分明  
也朱氏公遷曰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  
乃無別此去傳箋義遠矣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傳勝乘也箋王既能有所定尙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釋文勝毛音升鄭尸證反正義此傳甚略王述之曰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鎬案傳說既略王肅述毛仍未明曉箋義及孫說亦迂曲按之文義終覺未安徐氏常吉日靡人弗勝言不善之人不能勝天也朱氏

舊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二說卽申包胥天定亦能勝人之說於毛傳乘字義無當也胡氏承琪曰今方危殆之時視王之所爲夢夢然誠無如此小人何矣倘其既定將無人不起而乘其敝蓋以此戒小人而忱以必敗故繼之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上帝非小人之是憎而誰憎乎此最足申明傳義

伊誰云憎

箋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鎬案伊訓是義甚優改爲緊

則誤矣解見邯鄲雄雉篇

又窘陰雨

傳窘困也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  
仍憂於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正義毛以爲此及下章  
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  
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  
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鄭唯以  
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鎬案後漢西域傳注列子黃帝  
先窘於饑寒釋文均云窘困也與毛訓同說文窘迫也  
从穴君聲後漢孔融傳注腳炎傳注均云窘迫也廣雅

釋詁窘急也後漢西羌傳注窘窮也迫急窮皆困意呂  
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急亦與毛義同是也箋  
義稍迂

昏姻孔云

傳云旋也箋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  
黨也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如其親  
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正義申毛謂幽王彼有旨酒  
矣又有嘉善之殺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  
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  
已不能及遠人也鎬案左氏僖二十二年傳昏姻孔云



注云旋也襄二十九年傳其誰云之注云猶旋也均與傳合呂覽園道雲氣西行云云然注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西行則雨也管子戒四時云下注云運動貌也亦與傳旋字義合陳氏啓源曰云卽古雲字也說文云雲古文省雨作云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云爲言者乃借也埤雅曰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此足暢毛旨矣是說甚允王肅正義皆以毛爲指幽王然以和協鄰近左右屬幽王於義未安今玩傳義並未定說幽王當是刺尹氏時以旨酒嘉穀與其鄰近昏姻和好周旋而不憂國事之敗壞故下文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也李氏

樗曰小人之徒以高爵厚祿遂爲酒食之歡雖爲目前之樂而不知他日之禍旋踵而至也有旨酒嘉穀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心慙慙也云旋也言周旋也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此說眞足申明傳義箋以友訓云謂相與爲朋黨不如毛義之諦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小

三言何公言言角  
旻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箋當  
爲刺厲王作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  
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  
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  
公友非此篇之所謂番也是以知然爾無正小旻小宛  
箋亦當爲刺厲王釋文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爲刺厲王  
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正義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  
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  
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  
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詰訓篇

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  
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  
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  
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  
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  
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  
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  
滅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氐之後於義爲  
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鎬案康成箋  
詩時多改字處毛傳則悉依經文從無易字而謂經之

篇次輒爲遷移恐無此理序文本係刺厲王毛盡改爲  
刺幽王絕無一言申明其故恐亦無此理康成固好更  
張此更以更張之說歸之毛公豈不甚謬謝氏枋得曰  
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  
今之人微而婉也季氏本曰七人之中卿士最爲要職  
其餘司徒冢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六人之中雖官有  
崇卑而皆權寵相連則必以寵任爲先後耳皇父爲卿  
士而引用家伯仲允番聚蹶耦諸小人褒姒方處於勢  
位根據而不動搖也李氏樛曰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  
厯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爲幽王之詩無疑矣曹氏

粹中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  
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修蘇轍陳鵬飛  
皆以其說爲非證據甚明當從本序范氏處義曰小雅  
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  
厲王之詩毛氏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  
父不得竝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  
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褒姒以  
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  
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爲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爲司  
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

食之驗之唐厯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萃崩  
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  
滅皆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  
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  
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爲  
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疏耶陳  
氏啓源曰仲達爲鄭氏左袒力辨十月之交爲厲王詩  
至引中侯摛雒貳之文以助其說中侯曰昌受符厲倡  
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

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謂文至厲適十世刻豔古今  
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潰卽此詩川沸山崩也  
噫緯書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  
是姜姓何得姓剡川沸山崩卽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不  
必舍周語而信緯書也胡氏承珙曰正義申鄭各條皆  
有可辨者如節刺師尹此篇譏皇父專權不得並時而  
有二人案節之尹氏爲大師此皇父爲卿士明係二官  
如常武之卿士爲南仲其大師則皇父此毛義也彼同爲宣  
王之將帥此同爲幽王之大臣雖賢奸不同何害一時  
有兩又云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嬖方處敵夫



日妻王無二后褒姒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案天子八十一御妻不必正后乃得名妻况幽王既黜申后固嘗立褒姒爲后耶又云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不知此正著其以色升而非以德選也若如所疑則瞻卬之哲婦傾城又可謂之婦耶又據鄭語桓公初爲司徒褒姒尙未爲后詩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司徒一官不得有二人桓公又非代番爲之此最爲鄭箋所據之孤證然國語言幽王八年桓公始爲司徒而史記言幽王三年已嬖褒姒番爲司徒自在桓公之先褒姒未

爲后以前怙寵專房豈不得爲煽處乎至孫毓評以褒  
姒龍齡之妖所生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  
在位若此之盛此又不然正月傳云褒國姒姓彼旣爲  
褒人所獻冒其國姓安見必無姻黨如後世賀蘭敏之  
冒武氏楊次山之冒宗者乎又云下篇言正大夫離居  
莫知我勦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賦覆出爲惡之  
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箠之後於義爲安此尤非是雨  
無正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爲箠謂刺羣臣之不從  
王者夫厲王流箠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  
子代宣王乃得解然則厲王之流宣王尙不能從而謂

羣臣能從之乎總之十月篇中川沸山崩爲幽王時事證之外傳史記而皆合褒姒之事又屢見於正月車華白華及瞻卬諸詩雖皇父等七子無他書傳可考然厲王臣子之見於經傳者亦絕無七子其人而山川之變女戎之禍在厲王時更無影響可尋諸說辨證詳確可以知毛鄭之得失矣

### 抑此皇父

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釋文抑如字辭也韓詩云意也鎬案抑噫二字音義同漢書五行志抑人故也注抑發語辭也易震噫喪貝釋文噫辭也國語周語

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故也詩意  
噫序釋文意又作噫蓋意與抑噫亦通用故鄭訓噫韓  
訓意均非與毛有異義正義謂噫是皇父卽以鄭義申  
毛是也

曰予不戕

箋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  
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戕在良反王  
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鑄案王肅孫毓皆誤  
鄭遇改字處必云某當作某此竝無文則毛傳之本作  
戕也無疑上文我字是築邑人自我此予字是予皇父

義殊故文亦稍變就文勢論戕字亦較臧字與下句爲直貫正義云皇父非但不自知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卽以箋義爲傳義亦以箋之竝未改字耳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

傳戎兵遂安也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虢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虢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鎬案毛意以幽王用不得人政亂國危師旅饑饉相因而至是最可憂者乃就天下之大勢言之箋誤以爲厲王詩遂至詞意與毛歧耳嚴氏粲曰兵戎之禍已

成外患之熾也飢困之災已成內憂之迫也范氏處義  
曰在位之君子兵戎已成不能退民之患飢困已成不  
能遂民之生李氏樗曰兵勢已盛不能退是無弭亂之  
道也饑饉已成不能遂是不能兆豐年也三說均與傳  
義合是也劉氏瑾曰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  
不能遂蘇氏轍與之同均以遂爲進意蓋以進與退字  
義連屬而不知已與飢成意不貫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傳以言進退人也箋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  
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正義申毛謂

有道聽非法之言則應荅而受之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鎬案書說命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傳儀禮鄉射禮賓對注大射儀賓對注均云對荅也詩桑柔聽言則對箋亦云對荅也漢書賈山傳新序雜事篇引此詩均作聽言則對爾雅釋言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注皆云對遂也皇矣以對于天下傳江漢對揚王休傳蕩流言以對傳亦皆云對遂也易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蓋荅對遂三字皆音近義同遂有進義荅亦有進義箋以荅爲距與進字意相反正義云受之與距皆是以言

答之此語更混

何日斯沮

傳沮壞也箋沮止也鎬案左氏莊十一年傳注若沮岸  
崩山釋文楚辭顏徵鰲以沮敗兮注俱云沮壞也與傳  
同左氏宣十七年傳左右或沮之注呂覽人不知不爲  
沮注均云沮止也與箋同此言謀猶邪辟何日敗壞庶  
可休止毛鄭義亦可通史記劉敬傳案隱引韓詩傳曰  
沮止也壞也兼傳箋兩訓於義亦無不是

不我告猶

傳猶道也箋猶圖也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鎬案爾雅



釋言猶圖也釋宮猶道也釋詁猶言也注言者道道亦言也是毛傳道字作言字解正義謂不肯與我告其吉凶之道誤釋此處文義當以箋爲長書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謀與圖一意

### 國雖靡止

傳靡止言小也箋靡無止禮正義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爲禮也鎬案箋義爲優爾雅釋言靡無也廣雅釋言止禮也言天下諸侯雖無禮法尚不乏聖賢其人王宜用而任之毛以爲小於文義未協蘇氏轍輔氏廣李氏樗范氏處義均以止爲定不特與

箋義異亦與傳義歧非也胡氏承珙曰毛以靡止爲小蓋訓止爲基止國無基止故曰小說亦牽強

民雖靡盬

箋臚法也釋文臚王火吳反徐云鄭音模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臚猶無幾何正義鄭訓臚音模爲法王肅讀爲幬喜吳反幬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鎬案幽王時國雖危亂而民人猶是何遽無大有人箋義爲長說文模法也从木莫聲後漢書文苑杜篤傳撫未央注撫亦模漢書蕭望之傳集注撫讀曰模蓋撫與模音義同

臚與模亦音同義可通故箋以法訓臚也王肅用韓義述毛非輔氏廣曰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又者焉此猶是王義李氏樗曰臚大也民雖小而有哲謀肅又者王當慎擇而用之此依王訓而又與王義別范氏處義曰臚美也民雖未必盡美然有聖哲者有善謀者有敬王者有耆年者此解臚字異并解哲謀肅又亦不同戴氏震曰民雖靡臚臚美也言民雖無畢具美德者固亦各有其一矣此字從韓而義又與韓異諸說皆非也

飲酒溫克

傳克勝也箋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釋文溫王

如字柔也鄭於通反蘊藉也正義蘊藉定本及箋作溫  
字舒瑗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  
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  
以溫爲藉義鎬案禮記內則釋文云溫本作蘊蓋溫蘊  
二字通故箋竟作溫藉不復云溫讀爲蘊左氏昭十年  
傳蘊利生孽注蘊畜也畜與包裹義近是蘊藉乃收斂  
不露之意飲酒旣醉最易侈肆能以收斂勝之斯爲齊  
聖王謂溫爲柔不如箋義之深細李氏樛曰溫則和而  
無不容克則能勝己之私此以溫克分作兩層說尤非

卷之八終